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加我數年五十

問　古注謂易爲盡性至命之書。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邢疏則謂此孔子四十七時也。集注乃用元城劉氏加作假五十作卒之說。何如

答　注疏之說。未免着相。故朱子改用劉說。但劉氏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按何平叔作集解時。諸家本具在。並不言此經有異文。何至宋時乃有別本。後儒不能無疑。至方潛夫周

易時論則以大衍爲解謂五十者圖書之中生成之數也任釣臺附會其說言周公教人用九用六易之用也孔子示人以五以十易之本也此皆近于牽涉或謂五十學易乃言終身學易猶云舜五十而慕耳于義亦通又王肅詩傳有云古五字㐅如七蓋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然則謂五十當作七十正與集註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意相合

學易

問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所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惟變易爲著或謂易之字取象

于日月。或謂易之名取象于蜥蜴皆變易之義也。然卦又有卦主卦體卦德卦位卦變。夫子彖傳隨舉發明。而卦變之說。程朱二家不同。孰爲愈與。若歐陽公王景山疑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程沙隨李邦直朱新仲傅與卿疑序卦。俱以爲非夫子所作。然卦有相因。有反對。其義皆具于序卦中。謂得非夫子之言與。至以數言易者。始于焦京而極于邵子。以義理言易者。始于王輔嗣而極于伊川。迨朱子作本義與啓蒙。乃兼程邵二說而並用之。果有合與

答謂易之字取于日月。據路史發揮云。月行乎天三日而成

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日而成艮爰退于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取象蜥蜴者攷容齋隨筆云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已亦名蜥蜴亦名蠑螈一物四名與龍通氣故能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以易名經取其變也但以此二說釋變易之義要不若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爲合蓋夫子傳六十四彖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用之大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聖人所以學易者惟

其時而已矣

卦變之說具見程傳。而朱子卦變圖說。則又與程傳異。謂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按顧氏亭林曰。卦變之說。不始于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于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則當從程傳也。又張貞父謂易無所不變。如蒙曰困蒙。履曰夬履。

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噬嗑曰頤中有物鼎曰鼎耳革未濟曰震用伐鬼方之類甚多皆以爲有卦變之象惟江氏慎修則不主諸說謂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即于反卦取之如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說較直捷（按宋朱震已有是說）按反對之例敷于序卦朱子云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即雜卦亦不出反對二

例。惟大過以下不反對耳（徐揚貢曰上下經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有十八卦上經反對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經反對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讀書記詳序卦雜卦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四。即夬之九三也。其辭皆曰臀無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

至康節伊川二君論易各分理數。朱子雖兼採之。而黃氏震所論則黜數而伸理。頗有合于聖人學易之旨。附錄于左

黄氏日抄云。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以發理。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别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莫能相一。至朱子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謂易本爲卜筮

而作。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

猶有闕。其辭義精嚴。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朱子。

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

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

不特伊川也。伊川舊自千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

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

四者之中。專主乎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若康節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

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以離爲東以坎爲西兌巽爲東南西南震艮爲東北西北易之此章果有

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耶。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夫先天爲演數設也。易于理與數固無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不傳今所存蓋空圖耳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入推近于附會穿鑿之說故必學如康節而後可倡言先天

之易學必如朱子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占以卜筮。而未嘗𨻶以推步。後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以易言數。雖迥出漢人之上。然學者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附錄二則

天祿識餘云。洪容齋言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避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

險焉。蓋斧斤戕賊，毋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日知錄云孔子論易，見于論語者加我數年及南人有言二章而已。記者于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以子所雅言一章。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之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有恒然後免于羞吝。故可以無

大過

陳司敗

問何晏用孔氏說。司敗官名。陳大夫。集注因之。謂陳國名。意亦謂陳大夫也。攷鄭注又謂司敗人名。齊大夫。何歟。

答　孔氏以爲陳大夫者。謂其稱陳司敗故耳。但攷史記田敬仲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按徐廣引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蓋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又呂覽不二篇云。陳駢貴齊。即田駢也。可知田陳相通。故史記於敬仲之子曰田穉。穉之子曰田湣。湣之子田文子須無。文子之子曰田桓子無宇。而論語左傳。則尚稱陳文子陳桓子

也此鄭氏所以謂司敗爲齊大夫陳氏也其以司敗爲人名者或以齊固無此官名耳至孔鄭之説孰是孰非則莫可考

君取於吳　二句

問　司敗言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似明譏昭公自稱之也孔穎達邢昺皆謂吳孟子之稱乃當時人言有如此者何耶

答　謂之孟子是昭公自諱也謂之吳孟子則當時人言已有譏議之者故司敗即舉此以爲口寔其於本文語氣未始不合耳　按邢疏又有云夫人始至必書於冊其坊記言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蓋謂其不直書夫人姬氏至自吳。但書曰夫人至自吳而巳。仲尼修春秋。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此亦本坊記孔疏之說四書釋地極取之竊謂坊記此節。固非如孔邢二君之解也。蓋經既無其文。記禮者安從而知之。且意經當曰書夫人始至。亦必有孟子二字以死曰孟子卒推之必非曰夫人至自吳也。但巳刪莫可考。若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孟子卒想亦魯史舊文孔子因之二語連言明是但指哀十二年經書孟子卒一節言之。蓋謂言吳則著其爲姬姓。如當時人言所譏是也。今乃去吳字。但書曰孟子卒見

不著其惡儼若宋女子姓者矣至於夫人始至經所不書者記亦不必言也若如孔邢所解坊記之說則迂曲甚矣又朱子語類謂昭公娶同姓猶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所言未必不切情事但孔子亦不得出諸口計惟有直受以爲過而不辭使司敗無可置喙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問 集注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夫聖者大而化之之名亦優游漸進俟其自化而已顏子且欲從末

也。夫子又烏能以此誨人耶

答 竊謂此二句。應分頂聖仁言。蓋當時人皆以聖仁稱夫子。故夫子辭不敢居。若謂聖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則可謂云爾矣。仁則吾豈敢。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矣。玩首句若聖與仁。與字原分兩項。呼起下文。故子貢有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恰可爲此節注脚矣。

泰伯 節

問 以天下讓。夫子必有定論。後人有主讓周者。有主讓商者宜何從

答此節注疏及史記鄭康成諸人之說皆主讓周原自至當不易。朱子或問仍主讓周。迨集註有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云云。于是後人紛然力主讓商矣。原朱子之意。以夫子稱文王事殷爲至德。而此亦以至德稱泰伯。遂釋以爲讓商耳。竊謂卽夷齊扣馬之心者。朱子之臆度也。與仲雍逃之荊蠻者。泰伯之實事也。葢太王有翦商之志。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伯默喻父意以避季歷。故曰讓。若商當時天下本其所有。卽泰伯有不欲取殷之志。何謂之讓。故于周可以言讓。于商不可以言讓也。借使泰伯之意在于讓商、則他日嗣位。亦如文王

終身恪守臣節可耳何用逃之荆蠻即謂不欲身任其事亦自逃之荆蠻可耳何用挾仲偕行哉或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豈非讓商乎不知顧氏補正釋泰伯不從本謂泰伯不在太王之側是以不嗣立非謂不從翦商之志也或又謂讓周則其事昭然共見何謂無得而稱不知當日因太王寢疾託于採藥而行鄭康成謂季歷訃之亦不奔喪既免喪後亦不來歸所以爲固遜能使季歷坦然受之無疑所謂其遜隱微無迹可見而謂民猶得而稱乎後儒尚論古人之事玩索聖人之言不務揣其切當但欲求之高深遂致衆口附會牢

不可破噫異矣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　章

問　曾子引戰兢詩詞何弟以手足之全勉弟子與

答　曾子之言所謂不失其身而後能事其親也蓋不僅在髮膚之無敢傷而尤在踐履之無遺恨卽君子懷刑意也若世之徒保其四體以沒齒者殆皆罔之生也幸而免已矣又洪容齋謂傳記載曾晳因參鉏菜誤傷瓜以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陷父于不義戒以參來勿納此事殊不足信

關雎之亂　耳哉

問　儀禮鄭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但合樂三終之說。賈疏與孔疏說各不同。宜何從歟。又南陔六笙詩篇亡。晉夏侯湛束皙曾補之。宋人謂此笙詩。有聲無詞。然與

答　歌樂之節。燕禮與鄉飲酒禮俱用之。樂凡四節。初工入升堂。歌鹿鳴之三為三終。次則吹笙者入于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亦三終。又次則堂上與堂下笙歌相間而作。工歌魚麗則笙吹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邱。工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是為間歌三終。末則堂上堂下歌瑟笙磬並作。其詩用周南之首三篇與召南之首三篇。是為合樂三終。儀禮賈疏

如卽所謂關雎之亂故樂至是乃洋洋盈耳也孔疏却謂合是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見鄉飲酒義朱子儀禮通解正之曰此當從賈疏堂上堂下合奏此六詩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若如孔疏依然是間歌非合樂也今陳氏集說仍采用孔疏致令後人多沿其誤且卽此章洋洋盈耳句亦無從徵其美盛矣

按鄭氏云國語云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是升歌用頌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升歌用大雅

也燕禮升歌鹿鳴之三是用小雅也益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此樂之差等也惟享元侯及兩君相見笙間之篇未聞又升歌之前有納賓一節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若納賓之樂則同用肆夏按賈公彥謂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大夫不得用肆夏惟諸侯以上乃得用耳

謂南陔六詩本無辭者自宋劉原父著其說王伯厚朱晦翁俱依用之而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並疑其說爲不然近西河毛氏亦云古詩三百十一篇因失此六篇故但云三百五篇則此六七詩已明明在詩篇之數又謂凡詩皆摘詩中

字以爲題假使無詩。題將安出。又謂篇籥笙管。皆以被詩。故管詩則下管象是。箾詩則見舞象箾是。篇詩則以雅以南以籥是。豈有笙詩獨無詞者。按此皆好爲攻辨者耳。玆附錄黃氏日抄一則于左。

黃氏云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閒。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朱晦翁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卽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是亡卽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爲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其存者鹿鳴之詩

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淸短淸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問講章以斯作周字解。何如。又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義。易文母爲邑姜。與古注不合。或謂釋文及唐石經。俱係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原句本無臣字。則以文母與十亂之數。固無臣母之嫌。今作亂臣十人。乃後世因晉時僞大誓以益之耳。又或云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謂膠鬲也。且可引起下節文王。其說如何

答斯字須指上亂臣十人。不可卽作周字解。記者所以特引泰誓此句也。至於斯爲盛。凌君次仲謂自唐虞之際。於斯而又爲盛。其說亦自直捷。若依舊說。則爲字當作尤字解矣

或以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謂膠鬲。但今所存惟唐石經耳。至攷黃伯思東觀餘論。及董逌廣川書跋洪适隸釋。並載漢石經論語遺字。皆無此句、果何所据、況膠鬲雖爲文王所舉、乃舉之于殷耳。並非爲周臣也（說詳膠鬲舉于魚鹽一條）馬氏以婦人爲文母。按舅歿則姑老。祭且不與、況武王未受命、文母時年益高、則雖此句本無臣字、亦難据此以文母與十亂之數、第武之

十亂皆文所留貽其主內治者在文王時則爲太姒在武王時則爲邑姜于理亦圓

三分天下　節

問　春秋傳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尚屬紂耳乃夫子亦言三分有二豈文王果分據其土地乎且上節言武王而此忽美文王事殷語意似不相屬集注謂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豈言外有不滿于武王乎

答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係逸周書文在程典篇非夫子自撰也

王謂與上節似不相屬不知武之臣皆文之所貽見周自文

土當日業已三分有二。天與人歸。乃猶不敢而服事焉。迨至
武王即位至十有三年。勢有不能挽留。是以孟津之師。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可知周非有利天下之心也。故曰周之
德。其可謂至德。不徒曰文王之德也。夫子所以稱武王爲善
繼善述。豈有所不滿于武王哉。　集注又載或謂三分以下
另爲一章。則是專言文王。其說亦通。若或據謝文節公疊山
謂武王既克殷。立武庚爲天子。仍自退居西伯之職。暨二叔
以武庚叛。成王始滅之而踐天子位。以爲武王亦終身事殷
則與易言湯武革命。中庸言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

于不合。未可信也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引商制爲說。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遠屬牧伯之理。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書西伯戡黎。解者以西伯爲武王。亦以黎近帝都。文王時不宜稱兵也

而盡力乎溝洫

問上文飲食與致孝鬼神。衣服與黻冕。意各相貫。此言盡力溝洫。似仍與菲飲食對。何以上句言卑宮室耶

答溝洫固是田間水道即孟子所云正經界者是也竊謂此處應就禹爲民居立說蓋當時洪水汎濫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民無所安息治水之法須先疏通田間水道使小水漸歸入大水以達于江河耳即虞書所云濬畎澮距川也夫然後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惟其爲民居而盡力正與卑宮室意相貫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但溝洫既修便可教民播種旱則豬之潦則洩之而田功永賴矣

攷地官遂人職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考工記匠人職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天作地成之川也天作

地成之川。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而後有。自禹盡力溝洫。以人爲之川通焉。商周盛王皆因修其法。然後尺寸之流。莫不有所歸。迨乎井田旣廢。開阡陌而毀溝洫。以爲富強之奇計。數世以後。溝澮墊淤。大川汎濫。故農多蕪田。廬舍沉沒。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按盡力溝洫爲民居計陸氏稼書亦同此說

與仁

問 夫子言仁最多。即論語一書約四五十條。曷爲云罕言乎

答 夫子教人多在躬行。五常乃日用當行之道。如何可罕言之。竊疑仁乃性字之訛。係筆畫脫誤耳。蓋心性二字。聖人須

防其漸。恐有如索隱行怪之徒。而托爲明心見性之說者矣。故論語中言心者。惟七十而從心所欲。其心三月不違仁。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語而已。言性者亦惟性相近而已。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所謂罕言也。若夫夫子贊易。繫辭說卦未嘗不言性命。而論語則記其罕言者。猶之贊易未嘗不言鬼神。而論語則謂怪力亂神。同爲夫子所不語也。是知罕言利。謹雜覇之術也。罕言命。遠術數之說也。罕言性。防虛無之旨也。蓋垂教之意嚴矣　或云與許也。貨殖者不受命。爲富者必不仁。利與二者正相反。故罕言者在

彼所與者在此也

按仁字多傳寫之譌如易大傳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仁作人論語不知其仁仁誤作人見顧氏金石文字記井有仁焉劉氏謂仁古之當作人賢人也舊本人亦作仁仍舊貫魯論仍作仁仲弓問仁史記仁字作政

吾執御矣

問　夫子以執御自居集注謂御爲人僕所執尤卑其說然與

答　夫子聞是承之以謙但專以所執尤卑意釋之則未免淺視執御也按曲禮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倶係門弟子執御周禮大僕戎僕等官倶士大夫爲之別有人牽馬駕

車。而僕者既知車事。故監駕也。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注謂僕與已敵體。則不受其綏也。況御居六藝之一。春秋時士大夫尚皆講習于射御之事。葢古之兵制。用車戰。不用騎戰。戎車之上三人。主帥居中。右為擊戎。左則御者。勝負之數。所係甚重。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言御者不一而足。左傳莊十年長勺之戰。曹劌以齊師轍亂而逐之。成二年鞌之戰。驂絓於木而止。哀二年鐵之戰。郵良曰兩靷將絕。吾能止之。諸如此類。其效可覩。苟不明于五馭之法。幾何不僨乃事耶。自

古以御擅名而神明其技者如造父王良之徒亦復寥寥正未可易言也否則似覺夫子與及門商量所執全以謙抑處詞解嘲而已

五御附　一曰鳴和鸞周禮保氏賈疏云和在式鸞在衡韓詩所謂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是也

子畏於匡

問　衛原有匡邑。莊子謂是宋地。據史記當是衛邑。朱子又曰適陳過匡。又似陳邑矣。如何

答　按定六年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葢陽虎故使三桓得罪于隣國也。則匡本鄭鄙邑。虎必欲爲晉取以釋鄭伐胥靡之憾。其時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杜注匡鄭地是也。又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是虎暴匡在定六年。至十五年夫子適陳過匡。亦適顏剋爲御。而夫子又貌似陽虎。匡人遂因是而圍之也。按禮記檀弓疏顏剋作顏刻　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子路彈

鋏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而圍解竊按虎久事簡子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為虎乎

先進篇吾以女為死矣。矣梁武帝韓文公俱謂吾以女為先矣。今按朱子語類有云。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今祇作死字說

固天縱之　節

問　集注。將殆也。若不敢知之辭。似于固字縱字神理不貫。何耶

答　漢應仲遠以固天縱之四字作一句。將聖又多能也作一句。全謝山極取之。頗于答太宰問詞。更覺醒切。今若仍舊解

以固天縱之將聖六字爲句。則宜從孔注及邢疏以將作大字解。言天固縱以大聖之德而又多能耳。葢爾雅釋詁將大也安溪先生謂聖須貼仁義中正說方能劃開多能界限

太宰　鄭邢皆以爲吳。葢據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子貢對與太宰嚭問答耳。洪興祖則以爲宋。葢據列子仲尼閒居篇。商太宰有孔丘聖者與之問。此集注所謂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閻百詩又據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與吳太宰名同而人異者。因謂注不當遺或陳二字。不知鄱陽洪氏謂嚭乃吳夫差之宰。而行人儀

乃陳臣。此節益簡策互錯耳。足見集注之細

歟

問

鳳即朋字。以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也。其音義可有異同

乎

答

說文鳳字註云。從鳥凡聲。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安寧。又朋鵬二字註云。即古文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則鳳與朋鵬皆一字也。宋玉對楚王問。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云云。辛楣先生謂此與莊子逍遙游

篇其名爲鵬一段正同。故鳳卽鵬也。竊按其音。鄭夾漈六書略。於朋字但注云音鳳。按徐鉉於說文鳳字註云馮貢切。則鳳讀去聲。而唐韻於朋字作步崩切。集韻於鵬字作蒲登切。則朋鵬皆讀平聲矣。徐鉉註說文本用孫愐唐韻。然於朋字下。則仍不引步崩切也。至按其義說文鳳與鵬固有二解。攷釋文崔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据此則鵬但爲古文鳳字。而其出爲聖王之瑞者則鳳也。其飛有羣鳥從以萬數者則鵬也。當爲二物矣

或問朋鵬皆古文鳳字。鳳既讀去聲。則朋鵬豈當又讀平

聲。不知字音展轉相承。有古今不同者。如予字訓我者讀平聲。訓與者讀上聲。廣韻分魚語兩韻。至今沿之。但按說文。予推予也。別無兩訓。故徐鉉注余呂切。祇讀上聲。攷爾雅釋詁云賚貢錫畀予貺賜也。其又云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注予皆釋賜與。陽注引魯詩陽如之何申公以陽爲予巴濮之人猶自呼阿陽鄭漁仲注台朕陽。予也。謂我也。賚畀卜。予也。謂與也。然雖謂有兩義而亦未注兩音。即攷之於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凡此皆訓我而但讀上聲之明証。乃後人亦分入魚語二韻矣。是則同一予字。古但有一音。今可分平仄兩音。況鳳朋鵬。古文秦篆本有分别。其轉而别讀平聲。又何怪乎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五

婺源戴大昌斗源

河圖

問書顧命言天球河圖在東序易大傳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亦謂河不出圖則固有其圖也希夷陳摶始出河洛二圖謂爲八卦九疇之所本其門人种放李溉並傳之李溉則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而种放則傳李挺挺傳周敦頤敦頤傳邵雍而其時劉牧與邵雍于兩圖已各有異同矣迨朱震始將二圖列于周易卦圖之首則用劉牧

之說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至朱子乃引蔡元定之說謂自漢宋諸儒皆是以十爲圖以九爲書乃以劉牧所傳河圖者爲洛書洛書者爲河圖至今相沿久矣然元明諸儒亦有疑此二圖者如俞氏謂古河圖與天球爲類不過一玉石之玩耳歸熙甫亦疑此圖非眞近世西河毛氏則祖其說極加排斥謂繪圖點星實始于陳摶其河圖則竊鄭康成所注大衍之數而僞爲者也洛書則竊後漢張衡傳及乾坤鑿度所載太乙下九宮之說而僞爲者也并謂關朗易傳則宋時阮逸所僞撰其書稱朗受易于林崆峒亦是以十爲圖以九爲

書。而朱子語類亦以是書爲僞託。則固不足據也。其說然歟
又邵子以離南坎北者謂爲後天八卦。乃文王所定。而別有乾南坤北者爲先天八卦圖。乃伏羲所定。然歟
答 孔安國謂龍馬負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神龜負文禹因第之以成九類即九疇劉歆亦宗其說。班固又云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鄭康成注經。因謂河圖洛書皆龜龍銜負而出。又北齊盧辯注大戴明堂篇有法龜文之說後周時甄鸞注數術紀遺有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相合。故朱子據此因

斷以九爲洛書。而于大傳天一地二節。則亦釋爲言河圖也西河毛氏謂漢人競言讖緯。有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眞鈎。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秘徵。河圖玉版。河圖八文。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皆是書籍之類。並未有繪圖點星者。又謂康成注大傳河出圖洛出書。則引春秋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亦指文籍言也因謂康成所注易大衍之數。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

生土在中。然而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而大衍之數成焉。是陳摶卽竊此法。因以爲圖。康成之注本非河圖。而摶竊之以爲河圖者也。又謂張衡傳所稱律歷卦候有劉熙註太乙下九宮。及乾坤鑿度所列陰陽十五之法按易緯乾鑿度載有此法毛氏以爲乾坤鑿度者誤也卽陳摶竊之以爲洛書者也。竊按孔安國劉歆班固鄭康成及盧辯甄鸞諸人之說。則皆陳摶之所依据。若班固盧辯甄鸞等。衹有解說而未有圖。若圖則始于陳摶之所

造。西河之言。誠非謬矣近時學者多踵此說以爲河圖者。禮運與轝車並舉。論語與鳳鳥同稱。不過一祥瑞之端。固非聖人則之以畫卦者也（班固謂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皆洛書文尤未可信）

邵子康節亦謂先天八卦圖爲伏羲所定。因以天地定位節當之。尤不可信。聖人作易。祗有此離南坎北八卦方位。（即帝出乎震節）即伏羲所畫。別無兩個。蓋帝出乎震一節。四正四維恰與一歲氣序相承之理。遞相配合。彼別造先天一圖。又謂先天不用。而以後天八卦爲用。甚屬支離。附錄先儒辯論二則

按邵子所傳先天卦圖。其時楊龜山答陳望中書。已深疑

之黃東發尤加辨駁說已附載前學易一條後茲節錄王庭相先天圖辨一則其畧曰義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傳何至陳摶而始傳之謂義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竊以神仙之伎起于近代春秋以前尚未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于何所不過欲以圖附會于易故爲是無所憑據之說俾後人信之爾或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義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震齊

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竟先以雷風火澤水艮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爲言以爲義又涉于爻以爲爻復涉于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本義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不能爲辭也

節錄歸熙甫易圖辯論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

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
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
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
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
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巳。今世所謂圖學
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
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
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盡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
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圖。又塡圓以爲方。前

列六十四於横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阨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今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要非作易之本故曰此邵子之學也 三篇錄一

附正毛氏西河所論九宮舊法之誤

竊按邵子所傳伏羲先天卦圖及陳摶河洛二圖自宋以

衆疑論者多迨　國朝諸鉅公極加辨駁斯足以破羣蒙矣獨毛氏西河又議宋儒所演洪範皇極圖以戴九當離右七當兌等爲沿于洛書之誤與大戴明堂九室之制及張衡九宮舊法俱相背因謂大戴明堂九宮舊法俱係南坤西巽並非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則西河不自知其誤至今亦未有揭明其誤者是不可以不辯蓋陳摶所畫洛書西河本謂其出于張衡九宮但九宮之圖原本于離南坎北八卦方位邵子所指爲後天者即大戴明堂九室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諸位悉準諸此皆是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巽

四當東南。坤二當西南。而陳摶之洛書。則仿九宮而爲之。故與離南坎北八卦方位無異。由今核之。震位正東。卽洛書左三也。巽位東南。卽洛書四肩也。故巽爲四離位正南。卽洛書戴九也。故離爲九坤位西南。卽洛書二肩也。故坤爲二兌位正西。卽洛書右七也。故兌爲七乾位西北。卽洛書六足也。坎位正北卽洛書履一也。艮位東北。卽洛書八足也。盧辯注明堂篇所以有注龜文之說。至宋儒演洪範皇極圖。又是依陳摶洛書而爲之者。固與大戴明堂及九宮方位一毫不爽。此圖象之顯而易見者。今西河乃云九宮舊法。乾坎艮震從西北至東用左旋。

而巽離坤兌從西至東南則用右旋以巧合于十五之數故坤九在南巽七在西兌四在東南離二在西南并自繪圖于後反議宋儒以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巽四當東南坤二當西南者與九宮舊法及明堂位南坤西巽之說一概詆盡并笑後之術家尚襲其誤以定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之說乃千古長夜入酒國而無一醒也曾不思張衡九宮及大戴明堂九室之制其書其圖尚在歷歷可證九宮圖巽離坤兌固與乾坎艮震同爲左旋並非坤九在南巽七在西明堂圖亦非南坤西巽是則西河不自知其入酒國

而未醒也。豈非所謂不知而作者乎

冕衣裳者 見冕者

問 或謂此與鄉黨見冕者。冕作免。謂袒免之服。與齊衰瞽者同可矜也。若冕服自大夫以上。五十命爲大夫。與下文少字不貫。且亦未有平塒燕居而被此冕服者。何從見之而作與趨乎

答 所謂冕衣裳者。不必見其被此服也。苐其人已列爵命了則見之而加敬焉。亦畏大人之意也。至春秋時大夫世家固不必五十始爲大夫。况注云少字或作坐。謂雖坐必作。則亦

無疑于少字不貫矣

子路使門人爲臣

問使門人爲臣。集注謂使治其喪。夫使門人治喪。與使之爲臣而治喪。一也。子路何故必使門人爲臣乎。夫子又何遽以行詐欺天責之乎

答使門人爲臣。固非使治喪之謂也。竊按鄭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邢疏謂行家臣之禮）蓋謂欲使門人行家臣喪服之禮也。蓋弟子之于師。心喪三年。于禮無服。惟儀禮喪服篇。家臣之于大夫。斬衰三年。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

爲其君布帶繩屨注謂卿士大夫之室老家相是爲貴臣于斬衰服無降其餘衆臣雖亦服三年喪但降其帶屨耳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故使門人遵行家臣斬衰三年之制意欲尊師而不知已陷于詐故夫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益深責之也末節謂與其居官而有家臣持三年之服何如二三子之心喪爲情眞誼切故孔注釋大葬句爲君臣禮葬亦謂臣持君服之禮耳觀于他日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所載此事正足爲此章相發

明者也。集注因末節云云。而釋爲家臣治其喪。殆未深究古注之說

子貢曰有美玉　章

問　子貢本知夫子意在于沽。韞匵句祗陪說耳。求善賈三字。亦非有意。廹夫子言待賈。始覺其有語病。何如

答　子貢以夫子終日皇皇周流。似非欲藏。而所至落落難合。又似不欲沽。未免藏沽兩不分明。因借美玉爲喻。故不徒曰藏。而藏則當韞匵。言入山宜深也。不徒曰沽。而沽則當求善賈。言委蛇求濟也。集注所謂設此二端以問。要非以藏陪說

而着眼尤在韞匵求善賈。亦不得謂求字爲無意也。夫子兩言沽之故、是答他並無藏意。待賈則明斥他求字之謬耳。

然後樂正　二句

問　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其說何如

答　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如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也。故詩三百篇、皆可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後。則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而與徒詩無別。不知古時詩與樂。本合一也。左傳大夫聘享賦詩。率斷章取義以寓已意。

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惟儀禮所載鄉飲酒燕射工歌明歌之節及左傳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樂則專有其詩然今攷其詩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用之釆蘋釆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周先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用之觀此誠有如鄭康成上取下就之義正非謂鄉飲必歌伐木行葦射禮必歌車攻吉日天子享元侯必歌蓼蕭湛露諸篇此則樂之可以通用而非不得其所之謂也若詩樂得所則全氏謝山曰正

詩乃正樂中事。葢正樂非一端。有正其僭者。如諸侯不得用宮縣。大夫不得用曲縣。及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合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重者在雅頌之失所。其論可謂覈矣。葢失所者殘闕失次之所由致也。按石林葉氏之言曰。季札觀樂。不但

十五國風與其次第而以小雅為周德之衰以大雅為文王之德其所謂小雅皆變雅也大雅皆正雅也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也則知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若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孔子旣刪詩之序也據此則當曰雅頌之失次可知也又按魯語正考父較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至孔子錄詩而商頌僅存五篇而已觀商頌之有亡佚則當日周詩之有殘缺可知也自非聖人孰能正之哉

苗而不秀　節

問　古注言萬物者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疏因謂此章亦以顏回早卒。故痛惜之爲作譬也

答　舊說謂承上章爲顏子惜。語氣極有神味。集注謂喻學不至於成。則又儼爲下後生可畏章緣起。各有意義。不相妨也

後生可畏　二句

問　來者之不如今。集注用邢疏謂焉知其將來之道德。不如我之今日乎。但夫子口中本無我字。似須以今字貼夫子自謂矣。或又謂安知其將來。不果如我今日之期望乎。其說何

如

答邢疏之說則次句必須添出我字方合竊謂首句非第謂其年富力強而以爲可畏也當指後生之聰明特出如云生而岐嶷此乃後生之可畏者由其今日之可畏預卜後日之可畏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迨長而不學老而無聞方惜其不足畏葢世恒有少禀異質而蹉跎無成者夫子所以警之故首句須畧就後生之美質者言猶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非謂盡人皆有忠信之美質也 國朝頒行日講四書解義其釋此章則云焉知其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可

謂直捷。固非解作不如我之今日。而亦不必謂果如我今日之期望耳

而無聞焉　或謂聞字當如王陽明釋爲有聞乎道。不當但就名譽著聞說。不知夫子爲後生說法。可畏無聞。第從淺近言之耳。故邢疏亦釋爲令名無聞。若必以聞字爲有語病。則惡乎成名。夫子亦未嘗諱言名也

唐棣之華　章

問　思人本有遠莫能致之時。故講家于次節。多主思理說。何如

答 講章因集注有亦仁遠乎哉之意。故主思理。不知詩言思人。則夫子亦是言思人也。蓋人生不外倫常。雖所如不合。而眞情至性。自當終身固結莫解。如舜于田號泣。文王服事殷紂。推之夫婦兄弟朋友。莫不皆然。須如小弁綠衣等詩。方見思慕到底。不以其弗能挽回而遂置之不思耳。今是詩直談之室遠。故夫子折之曰未之思也。若謂夫子是另言思理。則此章何用引唐棣詩詞于前哉 附考古注以此章合上可與共學節爲一章以詩偏其反而句貼權字下二句謂喻人之思權而不能至者其道遠也

按爾雅唐棣栘。注樹似白楊。常棣棣。注郁李也。又李氏樗

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移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采薇詩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朱子詩傳於何彼穠矣及常棣章亦皆據爾雅分疏今此處集注則云唐棣郁李也是誤混二者爲一矣但攷陸璣有云唐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集注之說或本此歟　又詩鄂不韡韡朱子釋鄂爲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鄭康成則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按左傳鞌之戰三周華不注杜云華不注山名正字通不讀如跗益因華跗而比擬之則鄭說爲可從

立不中門

問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謂臣統於君。闑門橛也。孔疏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鄭注此謂兩君相見也。孔疏闑即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棖即門之兩旁長木也。謂門只有一闑。而以棖闑之中央為門中。若兩君相見。君由門右扉之中。賓由門左扉之中。上擯從主君後。稍近西而拂闑。上介從賓後。稍近東而拂闑。次擯次介皆大夫。各當其君後。在棖

闑之中央。末介皆士。各自拂棖。但賈公彥儀禮疏。則謂門有東西兩闑。而以兩闑之間爲中央。如兩君相見。主出迎賓。則主君與賓。皆於兩闑之內。分東西竝行而入。上介則於西闑之外。上擯則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則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各自拂棖。二說不同。江氏鄉黨圖攷。則主孔而非賈。果孰是歟

荅若如孔疏以中門專爲右扉棖與闑之中。按玉藻賓入不中門。而兩君相見之時。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豈次擯次介獨當中門乎。且人君平時出入。何故不由兩扉之中。而必偏於

右扉之中乎。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則云。二說未知孰是。周氏理衷亦疑賈謂有兩闑者得之。但按玉藻又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詳其文義。則似祇有一闑。又曲禮鄭注由闑右者。臣統於君。則知君出入。固常由右扉也。且孔疏本据崔氏皇氏之說。而賈疏則屬臆見。固難從也。右扉皆就東扉言。饒氏謂人君出時則以東扉爲右。入則以西扉爲右者。非是

上如揖。下如授

問 既曰平衡。何復言上下。且既曰揖與授。自有高低之分。安得爲平衡乎。或謂公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爵侯爵其

圭七寸。上下以圭之首末言。正見其執時手與心齊也。其說如何

答　集注謂高不過揖。卑不過授。固覺未確。今以上下指圭之首末。亦自可通。但曰如揖如授。必須切手容言。方爲妥協。竊謂執國君之器則平衡。禮有明文。凡爲使臣皆知之。蓋凡鄉黨所記夫子容貌。必以有異于人而記之也。今按儀禮聘禮篇。賓及廟門立接西塾。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入門左。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然後賓升。及賓致命。公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然後賓降。則賓之致玉與君之受玉。皆于堂

上將軍是實固有升階降階之節矣。蓋夫子自入廟門至于階。其時手容平衡。固無異于人也。惟當升階之時。旣鞠躬而兩手又不能摳衣。故稍高其手。使足不躡衣以防傾跌。手容則如揖也。迨旣致玉于君而降階。則無用平衡。而夫子但微俯其手。故曰如授。猶上章沒階趨翼如也。不遽垂其手耳。上下俱指當階時言。其時因心作則。隨地制宜。則禮經之所無。而聖人之所異也。故記之

憶弱冠時值學使觀風。係此二句題。余文作如是解。後來閱何注用鄭氏說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

邢疏謂授玉宜敬。故上如揖。既授玉而降。雖不執圭。猶如授玉時。不敢忘禮也。據此則上句指授玉于君言。下句亦指降階言。與鄭意相仿而小異。其釋授字。較有着落耳。追檢朱子語類。則謂下階已不復執圭。故改爲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之解。要知古注原非以下如授。謂圭仍在手也

當暑袗絺綌　二節

問　孔安國謂表而出之加上衣也。故注疏皆以表爲在絺綌之外。以出之爲出門。集註則改爲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于外。江君鄉黨圖攷仍依舊解爲之說。果何如耶。又緇衣節

言衣以裼裘。欲其相稱。或謂中衣外加裘夏月則葛。裘葛之外加裼衣。或則謂中衣卽指裼衣也。或謂葛裘之外有裼衣。裼衣之外又有襲衣。或則謂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袒露裼衣則謂之裼。非別有襲衣也。至如何袒露裼衣之法。說各不同。孰爲是與

答 凡言中衣在裘葛之內。裘葛之外又有裼衣。此崔靈恩皇侃及孔疏之說也。其言裘葛之外有裼衣。裼衣之外又有襲衣者。亦孔疏之說也。皆考之不精。惟聘禮賈疏有云。凡服四時不同。如冬則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則皮弁祭服之等也。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又有上服也。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言最爲明析。据此則中衣裼衣。原非二物、此節緇衣素衣黃衣。卽謂此也。後人好爲異說。反滋誤矣、若開山皮弁祭服之上服而露其中衣。則謂之裼。掩而不開則謂之襲。別無所謂襲衣也。孔疏裼衣之上又有襲衣。尤非矣

若如何袒裼之法。玉藻鄭注。袒而有衣曰裼。此但釋其別于肉袒耳。惟攷聘禮鄭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

賈疏云。裼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而曲禮執玉有藉者
則裼。孔疏云。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也。又云。開此皮弁
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孔疏似覺騎墻。吳草廬則
言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近
時江君慎修始據士喪禮云。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插卽謂
凡言裼者。皆開出上服前衿而袒出左袖也。而汪雙池紱則
以左袒其外衣。如釋氏之着偏衫。必無此禮。因謂經言裼裘
不言裼衣。襲裼皆以裘爲主。葢交掩中衣之領。又放其長尺
之袂。則裘色不見于外。是襲而充美也。開其中衣之領。又捲

其掩尺之袖則見其裘之色。是裼而見美也。吾鄉兩先生之論各不同。竊謂汪君以見美主裘色言。則於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以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與此義適相反矣。且如汪說。則袒襲但主冬時有裘而言耳。若据鄭注。則見美仍是但言裼衣也。今合諸說而參詳之。裼襲固不以寒暑而異。裼之見美。仍主裼衣。不主裘言。惟中衣與裼衣雖是同物。而稱名則畧有別焉。按賈疏于冬則言裘上有裼衣。于夏則言絺綌之上有中衣。春秋二時。則言袷褶之上加以中衣。是冬則云裼衣。其三時但云中衣。又玉

澡凡言裘者。皆云某衣以裼之。故集注曰衣以裼裘。欲其相稱也。据此則其爲絺綌袗裼之時。但曰中衣。其爲被裘之時。則名裼衣。或同物而異名歟。又鄭注言禮裼者左。則亦以袒出左袖之說爲近

至孔注必表而出。謂加上衣。按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云二者形且褻。必當表之乃出。卽是用孔注之說此處繼言緇衣羔裘三項。吾郡金檠中先生云。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言裼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耳。据此則緇衣素衣黃衣。在裘外爲表。則上節表

而出之亦知屬絺綌外而言矣。此二節相連者。亦猶江君慎修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君子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類而記之耳

必有寢衣　節

問　寢衣制度。當作何解。又或以此節可不必作錯簡。何如

答　集注謂齊別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其半葢以覆足。如此制度。則寢時甚爲不便。故或謂衣則必有袂。長當作如字讀。言寢衣之長。但當一身之半耳。又按孔安國注。寢衣謂如今之被。許氏說文亦云。被寢衣名。據此則寢衣即被也。竊謂若如

集注不可解衣而寢以爲別有寢衣。則是與上文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同意。謂寢亦不欲見其體也。夫寢不欲見其體。聖人亦豈必致齊時爲然乎。則此節似不當作錯簡矣。若如孔注寢衣如今之被。則此節又必作錯簡方爲合解。蓋人誰無被。惟夫子當致齊時。別有此長一身有半之被。亦猶齊之別有明衣。所以異於平日也。而毛氏西河第謂長一身有半。猶褻裘之短右袂。以其制度之異於人。故記之。若然則記者但云寢衣長一身有半可矣。何故云必有寢衣乎。必有云者。不常有之辭也。其特爲致齊而設可知矣

狐貉之厚以居

問以居者。鄭注在家以接賓客。集注私居取其適體。并皆以別於上文緇衣節之爲禮服也。或謂居字非指衣服言。何如

答按禮居不主與。君子之居恒當戶。與論語居吾語女。居必遷坐。是以居指身之安坐而言多矣。則此句謂以狐貉之厚爲坐時所用之物。如今坐墊。於義亦通。又詩文茵暢轂。注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左傳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皆可証

齊必變食

問注疏原以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共爲一節。而自不多食

何以上邢疏皆謂記夫子謹齊之事據此則齊固非不食酒肉矣迨朱子始分食不厭精以下至必齊如也另爲一節而齊必變食句則引莊子不飮酒不茹葷爲解議者以爲非儒者事朱竹垞亦謂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飮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是齊日殺牲盛饌反有加矣故變食宜作有加饌意然否

答鄭潛溪云齊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王齊日三舉文誤耳葢不舉也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不舉與下文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

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以類相從耳。今按殺牲曰舉。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一等。謂當兩太牢。然每歲當齊之日甚多。豈齊日三舉。遂供三太牢乎。似未可信矣。又注疏於不撤薑食句皆謂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撤。則亦與朱子所引不茹葷之義相合。而葷固非指肉也。然則必變食句莫如孔注改常饌三字爲妙。猶之明衣遷坐。必易其故常以致潔耳。至於食不厭精以下數節。皆飲食之所宜謹者。豈夫子於致齊時則然。而平日則不須致謹乎。朱子不從原本而另分之。其義審矣

不時不食　鄭注謂非朝夕日中之時。則不食。不如集注承
上數句皆指食物有傷於人。意相聯貫耳

食不厭精　二句

問　毛西河引說文厭飽也足也。謂饜而飫之也。故集韻舊本
引論語文皆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謂不飽精不飽細也。非
解作厭惡。去聲其說何如

答　此說雖與集注異。却正看出聖人節飲食之意。蓋常人于
味之適口者。未免飽飫。聖人不然。與下文肉雖多不使勝食
氣同義。彼概說肉。此說食膾不嫌犯複。恰與節旨相應。亦所

謂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食餲節。謂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節。謂不以嗜味而苟食。此節則不以嗜味而飽食。恐反致傷於人。正謹身之道也。若但作厭惡解。則雖常人亦豈有厭惡之者。若說非謂必欲如是。是另轉一義。亦非不厭二字本解矣。

割不正不食　兩節

問　割正邢疏解為禮有正數。集注但謂割肉方正。江氏慎修則據少牢饋食釋之。孰為愈歟。又或以割不正節。分屬俎豆二項。肉雖多節。分屬食燕二禮。其說然歟

答集注但近情事而已。江君據少牢饋食云。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以此釋割正固確。然饋食所言。係割心舌之法。非割肉之法。鄉黨所記。定指割肉。按古人親戚宴享。鼎俎之牲。解割皆有正數。邢疏所謂脊脅臂臑之屬是也。割不正是不合禮數。邢疏實爲核也。至于俎以載肉。豆雖非醬一端而統之以醬。食禮以飯爲主。燕禮以酒爲主。分屬四項。亦自典切。茲附攷各條于左

按解牲之法。有全脅謂全其牲體而升于俎。國語所謂郊

禘有全脅是也。又有房脅謂半解牲體而升于俎。國語所謂王公立飫則有房脅。左傳所謂享有體薦毛詩所謂大房皆是也。此皆薦而不食者也。又有豚解左肩右肩前足左髀右髀後足兩胉左右脅一脊脊骨共七體。禮運腥其俎。鄭注謂爲豚解者是也。此亦腥而不食者也。若可食者則爲體解。亦曰殽烝。亦曰折俎。前脛骨三肩臂臑後脛骨三肫胳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正脊之前則爲膉。亦謂之脰。肫之上則爲髀。共二十三體前後足共十二脊骨三左右脅共六合膉與髀爲二十三故祭禮用體解者。見於特牲少牢二篇。而燕享用體解者。則

國語所謂親戚宴享。則有殽脅是也。鄉黨之劉、定爲體解。

又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菹七醢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齊作齏。五齏者、一曰昌本。昌蒲根也。二曰脾析。牛百合也。三曰蜃。大蛤也。四曰豚拍。豕肩也。五曰深蒲。蒲始生者也。七菹者、韭也菁也茆也葵也芹也箈也筍也。七醢者、醓醢也。蠃醢也、蠯醢也、蚳醢也、魚醢也兎醢也雁醢也。三臡者、麋臡也鹿臡也麇臡也。臡與醢皆肉醬。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以上諸物皆實於豆而陳之）醢人掌共五齊七菹。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齏與菹有須醬者有須醯者。醯人所言則須醬也。醯人所言則須醯也）按王之饋。醢醬六十。醯醬六十。故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甕也

食禮有二。大行人所言食禮。與儀禮公食大夫。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會食。謂之燕食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有正饌有實祭豆間之正饌有加饌有實祭豆間之加饌有侑幣有歸賓俎又有食上大夫之禮有致食禮又有大夫相食禮有大夫致食禮總之食禮有飯有殺。不奏樂。亦無獻酬之節。但用清酒截醬以爲酳。所重不在乎飲酒也

燕禮有四。見于儀禮。諸侯無事而燕其臣。一也兼同異姓燕出聘而還之使臣。二也。燕鄰國來聘之臣。三也。本國之臣勞于王事而燕之。四也。蓋燕則主于飲酒。有殺無飯。折俎而食。行一獻禮畢。則奏樂。樂凡四節。工告樂備。乃立射人爲

司正以董威儀或射或不射。亦無定皆脫屨升坐。飲酒以至于醉。所謂燕以示慈惠也按饗食燕三禮惟饗最重其禮之隆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所謂饗以訓恭儉也

雖疏食菜羹　節

問　孔注疏食。菜食也疏蔬通用瓜作如字讀。集注俱不從。何耶

答　孔謂菜食。以蔬充食也。與菜羹相犯。複。故集注釋爲麤飯。即記所謂稷食菜羹也月令鄭注又以草木之食爲蔬食若瓜祭之說。邢疏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及瓜祭上環。以證孔注。謂此三物雖薄亦祭。祭則必敬。甚爲雅切。集注收從魯論瓜作必者。或以瓜

固非四時常有之物歟

席不正不坐

問　席不正。邢疏亦解爲禮之正。然歟

答　古人布席。有以多寡爲禮者。大射禮所謂公三重。大夫再重是也。有以所向爲禮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此禮食之席也。若平時布席。則曲禮所云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蓋坐在陽則尚左（北鄉者坐在陽其左在西　西鄉者坐在陽其左在南）坐在陰則尚右（南鄉者坐在陰其右在西　東鄉者坐在陰其右在南）可知古人布席。無論虛坐

賓坐。皆有精意於其間。或當時偶有不能如禮意者。故夫子爲其不合禮之正。必正之而後坐也。若謂但指席之不正言。此則非禮之顯然者。雖常人亦必正之而後坐也。觀曲禮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則知固無不正之席也江愼修云布席之法以西爲上者統于奥也以南爲上者統于堂也

鄉飲酒禮附考

鄉飲之禮有四一則鄉大夫賓賢能三年一行。鄉大夫爲主人。與鄉先生謀事鄉先生即鄉中致仕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擇學士賢者使爲賓。其次爲介。又次者爲衆賓即周禮三年大比以興

賢能。蓋先行鄉飲之禮而後升之也。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酒。一歲再行。春秋習射。州長為主人也。四則黨正蜡祭而飲酒。終歲一行。黨正為主人。舊說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即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事也。州長黨正以士為之　攷鄉飲之禮。主人速賓。賓入。主人拜至。盥洗獻賓。設折俎牲用狗。獻畢。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遂獻介。介酢主人。主人不酬。遂獻衆賓。衆賓不酢。獻畢。奏樂四節。即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是也。奏樂畢。立司正。行旅酬。旅酬畢。徹俎。脫屨升堂。乃羞散醢。行無算

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按升堂必在徹俎後者蓋俎爲貴殽故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乃坐而安燕則其禮殺也又鄉飲之次日。有息司正之禮召先生君子致仕之老爲先生不仕者爲君子司正爲賓。賓介不與。祇用鄉樂。蓋燕昨日執事之人也

式負版者

問 宋翟公巽謂此亦指喪服。蓋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以布爲之即服傳負廣出於適寸者是也鄭注負在背上適辟領也喪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其說如何

答上句既云凶服者式之。則何必抽出喪服負版一條另言之乎。此皆好異不可從也。蓋聖人憂民之心。對此負圖籍者自然流露。式而敬之。宜也。竊考夏時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其時九州人口。計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迨後諸侯相兼。迄湯受命。存者僅三千餘國。周武王定天下。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方於塗山十損其八。人衆之損亦如之。至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始復有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按周禮地官。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皆須稽其人民之數以起役而辨其施舍。故民

數必歲獻于上。想春秋時賦役繁重。戶口凋殘。夫子對之。必有蒿目時艱不能自已者耳

按役法莫詳于周。小司徒會萬民之卒兩而用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葢伍兩師軍之法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吏胥徒之有其人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年之豐歉以行復役之法此皆所謂力任之征也

入太廟每事問

四書中有先後重見者古本俱有注疏或謂惟中庸問政章禮所生也句下有在下位三句當係衍文其餘俱不當

云重出竊謂鄉黨一篇記夫子言動不厭詳細惟此又太

廟每事問二語尤不可以重出目之附考于此